



清代卷
第一輯

歷代辭賦總匯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主編 馬積高

歷代辭賦總匯

CS 湖南文藝出版社

清代卷

主
編
葉幼明

副
主
編
陳建華

方苞

方苞（一六六八—一七四九），字鳳九，號靈皋，晚號望溪。桐城（今屬安徽）人，寄籍上元（今南京）。康熙三十八年舉人，四十五年會試中式，聞母病歸，未預殿試。以戴名世南山集案被累，後免罪入旗。乾隆元年，聖祖知其文學優長，命入直南書房。未幾，赦歸原籍。累擢禮部侍郎，爲文穎館、經史館、三禮館總裁。四年，聖祖削其侍郎銜，然仍命修三禮義疏，後辭歸。論學以宋儒爲宗，其說經皆推衍程、朱之學，尤致力於春秋、三禮。文學韓、歐，嚴於義法，非闡道翼教、有關人心風化者不苟作，爲桐城派之初祖。有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、集外文十卷、補遺四卷及周宮集注、禮記析疑、春秋通論、喪禮或問等。清史稿有傳。

七思

兄百川先生

憶生小兮棠之鄙，兄束髮兮余毀齒。招羣兒兮布行陣，

據岡陵兮畫營壘。比受書兮心開，莘野傅巖兮神往來。聞四鄉兮捐瘠，憂旱蝗兮忘寢食。既移家兮白門，兄待祖兮蕪江墳。念二親兮背膺胖，語含悽兮夜達旦。既浹歲兮來歸，歎愚迷兮不自知。親長艱兮子職失，顧外此兮安所恤。勤俗學兮召生徒，盡無儲兮析無襦。各掉臂兮分馳，心搖搖兮天一涯。咨祁寒兮暑雨，溫清常違兮後難補。誓飲水兮啜菽，依庭帷兮勿再出。兄返棹兮秋清，喜相持兮心暗驚。上高堂兮強笑語，疾已纏身兮瘵心腑。困藥石兮經年，智氣清明兮命不延。謂正終兮毋黷，將紆纈兮猶齊邀。誘二老兮安眠，喻妻兒兮勿前。暝移時兮忽張目，申余戒兮情尤蹙。嗟童稚兮相隨，動止因依兮不暫離。視燠寒兮戒走趨，恩勤如母兮義兼師。長飢驅兮僕僕，痛乖分兮苦相勗。存夜氣兮懼梏亡，警畏途兮虞莽伏。恨余頑兮弗醒，終適值兮冥行。疎周防兮罹罪罟，憂病母兮離鄉土。負親恩兮悖兄訓，撫寸心兮難自問。永思騫兮百感集，腸繚轉兮嗟何及。

弟椒塗

兄始赴兮鳩茲，余心孤兮類狂癡。母挈弟兮畀余，寢食相依兮漸坦夷。弟垂髫兮能內事，左右無方兮達親意。吾翁夜遊兮星斗闌，弟唸誦兮待更殘。迺親賓兮拂几席，

竈下煎和兮助母力。嗟余繼兄兮數行遊，弟居守兮愴無憂。歲已巳兮秋雲黯，宵濟澄江兮幽夢感。荆榛四塞兮塗冥冥，連山赤黑兮延火烝。余呼弟兮毋前行，弟赴火兮如絃驚。叫天觸地兮悲填膺，忽寐覺兮心怛怛。竭來歸兮歲將畢，弟果遭兮齒牙疾。厲熏心兮苦自匿，懼骨月兮憂思逼。涉季春兮月生魄，命遐終兮厄鬼伯。哀吾生兮負人紀，恨於弟兮無倫比。饑缺食兮寒思綿，縈苦辛兮夜不眠。惜寸晷兮繹經書，每發問兮心開余。余卞急兮多馮怒，弟偷婉兮徐相喻。謂行修兮德可成，嗟中道兮隔幽明。當沉疴兮正暝眩，余懷憂兮體忽變。重愛身兮輕失義，既彌留兮忍相避。弟卒前六日，余外腎忽蹙縮入腹內，爲醫者所嚇，避居野寺。痛入天兮悔莫釋，死自罰兮終何益。余庚戌立秋前二日疾病作，遺令斂時袒右臂。

伯 姊

余髻角兮未生齒，持負嘯呵兮屬伯□。姊年先兮一紀，動息無違兮宮事理。幼學步兮奔騰，重強負兮危能升。姊俄瞬兮心經，食爲吐兮櫛爲停。逮纁袍兮辭姆，承兩姑兮心獨苦。介恃嫡兮競橫，豕婦撝謙兮不敢並。時歸寧兮母有問，稱姑慈兮似無愠。年過二十兮卽爲嫠，侍食重闌兮逮事祖姑。苦抑悲。姑旋亡兮子并夭，昏夢悲啼兮寤辟標。

中歲長齋兮祝嫡姑，宵旦依依兮卧起扶。幸有妹兮四妹亦歸鮑季子。爲宛若，謂餘生兮將有託。夫之弟子兮弟之女，嗣爲婚姻兮力機杼。門內團樂兮聚親屬，菽水能供兮得安處。大命至今天時懟，晝立清庭兮忽顛躓。枕席吟嚶兮累年歲，初言譴兮既魂悸。嗟余告歸兮姊在牀，語不辨兮淚盈眶。每一見兮增悲瘁，不經旬兮不敢視。迫公程兮作死別，及半途兮姊萎絕。痛在世兮常生離，永負心兮更何說。

仲 姊

姊墮地兮前母亡，母鞠育兮懷閔傷。恩雖勤兮教未執，女事煩勞兮多不習。既有家兮不相中，賴姑慈兮尚無闕。中歲姑亡兮家益落，竟世飢寒兮常嗃嗃。姊夫既薨兮病沉堙，五易春秋兮伏枕茵。竭歷宵晨兮併百憂，年過七十兮影無儔。天難呼兮惟自慙，力敝心灰兮命亦盡。嗟姊疲瘵兮復踰年，地濶天長兮心目懸。念先妣兮歿賁志，惟姊存兮愛可寄。伯姊殂兮姊繼之，痛骨脈兮更無遺。有女新嫠兮生事室，吾身後兮宜勤恤。

三 姊

昔吾父兮不憂貧，拚掃炊烹兮母實親。兩姊出嫁兮家無人，姊妹稚兮備艱辛。弟妹啼號兮強飭力，夜倒衣兮晝

忘食。剝啄聲喧兮庭有客，趣設蔬兮理盤榻。嗟余兄弟兮常危疾，姊在視兮時銜恤。勤藥物兮籲神靈，每竟夕兮燈熒熒。年逾二紀兮復愆期，入贅晷周兮始授綬。姊夫歲出兮守閨窗，養公姥兮尤勤劬。米薪強半兮母家索，潔饋食兮甘糠覈。苦遭長叔兮性儉儉，養不顧兮偏工讒。稚子寒衣兮不蔽膝，謂兄嫂兮餘私積。朝進食兮暮加衣，姑含怒兮滋乖違。隔噎經年兮隱自悲，命在須臾兮畏母知。弟早燬兮兄繼萎，余天涯兮身係羈。念姊仁恩兮常惻惻，心欲報兮無終極。余盛夏兮始來歸，姊初秋兮與世辭。志長賁兮更誰訴，情究見兮惟泉路。

妻蔡氏

之子歸予兮歲將暮，獻歲燕南兮就知故。吾父吾兄兮書問傳，定省溫恭兮介婦賢。暑霑襦兮寒栗膚，隨豕婦兮饋中廚。日月相疎兮歸路遠，十載崎嶇兮轡三返。誓言息足兮守故邱，兄攬危疾兮母沉憂。予茫洋兮若無歸，妻左右兮事無違。晝娛姑兮誦古記，夜助我兮歛荆燧。時方娠兮苦無力，氣弱心孤兮強自飭。哀吾生兮長卒卒，逐公車兮復再出。丙戌首夏兮經邦溝，生徒請業兮爲淹留。願假園林兮奉老親，四序皆宜兮景物新。歸告高堂兮欣有託，入室申言兮理行橐。秋期近兮一葦杭，自今與女兮同安樂。

謇將言兮容忽覩，吾與君兮結懽淺。別常淹久兮見常稀，會當行兮事或舛。嗟斯言兮竟成讖，閱月身亡兮若弦翦。二親含感兮顏不開，稚女求哺兮淚常泫。踰歲旻天兮降鞠凶，吾父康強兮命亦終。衰麻釋兮刑禍延，關木索兮復連年。寬刑書兮編禁伍，母依子兮來江滸。望關河兮阻深哀，疾斃斃兮遡風雨。念吾妻兮若未死，寢食扶將兮尚可倚。妻早逝兮免憂煎，獨予身兮積疚愆。

兒子道希

春陽兮載暉，白日兮昭昭。而杳杳兮卽長夜，患吾心兮若焦。而出腹兮呱呱，吾二親兮色愉。比齒生兮含糗，盡室歡忻兮相告語。時風咳兮寒瘳，嗟余弟兮重煩勞。安汝眠兮畏汝驚，怀抱終宵兮圈豚行。歎門祚兮衰殘，失所怙兮常樂樂。及受室兮歲三遷，祖重承兮泣血漣。旣脫衰兮余遭難，宗禍延兮天屬散。內機辟兮外置罩，狐晝鳴兮鬼夜闖。顧四海兮一身多，母妻呻吟兮弟妹哦。望何門兮投止，竄窮山兮伏戎起。陰霾靖兮皇穹開，精已銷亡兮憂未弭。愛子溢兮朝露，痛春暉兮不再駐。恃孝婦兮同心，思子隨姑兮卽長暮。挈家累兮依所親，冀桑榆兮志少伸。駭驚風兮折雁翮，氣噎塞兮橫胸臆。兄心摧兮弟叢棘，弟未死兮兄幽隔。而父而母兮兆南岡，妻對埏兮子在旁。

魂營營兮識路，望江天兮隱雲樹。

〔據咸豐元年重刻本望溪先生文偶鈔集二，又見方望溪

文鈔卷六〕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闕，方望溪文鈔作囑。

七夕賦

歲云秋矣，夜如何其。天澄澄其若拭，漏隱隱以方移。試一望兮長河之韜映，若有人兮永夜而因依。彼其躔分兩度，天各一方。會稀別遠，意滿情長。欲渡河兮羌無梁，空鳴機兮不成章。叩角餘哀，停梭積恨。四序遑以平分，寸心撫而不定。悲冬夜之幽沈，迷春朝之霽潤。覩夏日之方長，盼秋期而難近。爾乃商聲淅瀝，素景澄鮮。重輪碾而尋地，破鏡飛而上天。漢影彌潔，宵光轉麗。翼聯烏鵲之羣，橋現長虹之勢。逝將渡兮水中央，若已需兮雲之際。於是躡纖步以輕揚〔一〕，舉羽裳而潛泳。玉珮露融，羅紈冰淨。摘華星以爲璫，對明蟾而若鏡。笙竽則天籟紆徐，帷幔則綵雲掩映。素娥彷彿以行媒，青女飄颻而來媵。古歡更結，離緒重陳。望迢迢而愈遠，情脈脈而難親。秀宿離之不忒，際光景之常新。允惟茲夕，樂過于春。况復嚴

更警逝，流光迅驅。別當久遠，來不須臾。念雲端之重阻，眷天路之無期。莫不願秋夜之如歲，悵秋情之如絲。乃有繡閣名姝，璇宮麗女，徙倚階除，駢羅椒糈。閒耽時物之新，巧乞天工之與。愛秋華之臨空，快冷風之送暑。婉轉芳夜之歌，密昵長生之語。惜光景之常流，恐歡娛之無處。况乃家辭南漢，戍繫幽都。望沙場之淒寂，憶庭草之深蕪。方擣衣而身倦，乍緘書而意孤。望星河之乍轉，驚日月之相疎。值天上之佳期，觸人間之別怨。立清庭以無聊，痛河梁之永限。腸膠轕以爲轡，意氛氲而若霰。激長歌以心摧，展清商而調變。歌曰：樂莫樂兮相於，悲莫悲兮新別離。今夕兮不再，晨光兮已晞。重曰：秋夜良兮秋河皎，度秋風兮長不老。蓀一歲兮一相過，勝人生兮百歲多。

〔據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九，又見方望溪文鈔卷六〕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纖，方望溪文鈔作細。

以上萬世雄點校

膠柱鼓瑟賦

惟相如之妙論，譬趙括之虛名。徒讀父書，有其名而無其實。漫操帝瑟，見其樂不聞其聲。原夫瑟也者，製莫

古於雲和，器獨尊於清廟。靈傳帝子，湘波杳以懷馨；希聽孔門，沂水臨而舒嘯。伊高下之成音，實變通之盡妙。雖排將二十五絃，曾待鸞膠之續；而翻去八十四曲，惟憑雁柱之調。非關理悟成虧，蓄幽情於不鼓；未必神遊太古，同雅興於無絃。

（據賦海大觀卷九）

施軒點校

華希閔

華希閔（一六七一一一七五一），字豫原，無錫（今屬江蘇）人。以副貢生為涇縣教諭。康熙五十九年舉人。雍正十三年，以博學鴻詞薦，不赴。乾隆十六年，年八十，迎帝於惠山孝子祠，賜知縣職銜。尋卒。事見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二一儒林傳。

雪賦

觀夫朔氣嚴凝，寒風凜冽。微霰初零，同雲乍羃。既而六合繽紛，千山皎素。雖遐邇之同形，亦慘舒之異數。爰有詞苑才人，旗亭賈客。紛四座之謹叟，假虛簷而偃息。

輕歌宛轉，爭謳黃絹之詞；醉墨淋漓，暗記紅牙之拍。驚翠袖以低顏，更玳筵而設席。又如幕府公餘，嘉賓賢主。開讌賞于龍門，攬關河之乍霽。鋪萬頃之瓊瑤，絕纖埃之浮滓。觥籌交錯，笙歌互起。所謂美景良辰，賞心樂事者歟？至于茅茨貧巷，咕嗶孤生。乏膏油以繼晷，惟擁被以長吟。羨囊螢之車胤，耻鑿壁之匡衡。借清輝于午夜，霏玉屑于香芸。復有策蹇危橋，尋梅古岸。暗香疎影，飄零清淺。谿邊古木寒鴉，颯沓寒雲天半。或興至而鞭搖，或吟成而髭斷。更有避俗幽人，閉門下里。冷壓壚頭，水堅釜底。雖羊裘江上，任物色以無踪；儘車騎隆中，尚欠伸而莫起。亦曠代之高標，蕭晨之逸致也。若夫中丞秉鉞，諸將分兵。值風颺之夜作，指淮蔡以宵征。飄六花于組練，亂驚鴨于軍聲。填平僭國，奏凱上京。又若勅勒城旁，威甯海上。被宮錦於貂裘，宴貔貅於虎帳。肅刁斗以無譁，覩落花之如掌。倏飛將以遄歸，晰邊情而曉暢。酌葡萄以衝寒，指琵琶而行賞。斯則氣吞海嶽，勢壯風雲。又烏覩夫窮閭之疾苦，被褐之呻吟者乎？乃者瀾滄毓秀，碧鷄金馬之英；天祿然藜，東觀西清之彥。乍銜命于星槎，旋掄才于海甸。攬夕秀，泊朝華，貢南金與東箭。懸玉尺于中天，置冰壺于絕巘。當陽月之佳晨，仰瑤華之汗渙。舞鱗甲于空中，疑玉龍之酣戰。似出海之鮫人，織冰綃而碎剪。

於是徵故事於梁園，集鄒枚而授簡。顧慚薄劣，來自田間。感茲靈瑞，慰切時艱。以扑以舞，載笑載言。遂歌曰：皇仁浩蕩兮，天錫嘉祥。瑞雪時降兮，氛祲銷亡。螟蟊殄絕兮，四野穰穰。祁寒無嗟兮，欣欣樂康。稱觥躋堂兮，萬壽無疆。

〔據光緒二十三年吉水官廨重刻本延緣閣集卷一二〕

羅敏中點校

沈近思

沈近思〔一六七一一一七二八〕，字位山，號闇齋，一作字闇齋，號位山；又號俟軒，錢塘〔今浙江杭州〕人。康熙三十九年進士，四十五年選授河南臨潁知縣，五十二年遷廣西南寧同知，旋以不服水土告歸，六十年遷福建候補知府。雍正元年特用吏部文選司郎中，充會試同考官，授太僕寺卿，歷遷山東鄉試正考官、吏部右侍郎、武會試正考官、江南鄉試正考官。五年擢左都御史，兼管吏部事，充會試正考官，教習庶吉士，年底卒於官。今有天鑒堂集行世。事見清史列傳，參見碑傳集卷二三彭啟豐著沈端恪公近思墓志銘、杭世駿著都察院左都御史端恪沈公神道碑。

俟軒賦

仰穹昊之如蓋兮，遠蒼蒼其何極。弄日月於如丸兮，紛往來其相織。春與秋而代謝兮，等光陰於過客。人生在其間兮，曾不能以止息。憶少壯之如昨兮，儼白駒之馳隙。曾轉盼之幾何兮，忽衰老其將及。視茫茫而漸昏兮，髮星星其化白。聰明之日減兮，意氣亦復非昔。媿此身之屢變兮，難比質於金玉。雖聖賢之當此兮，亦無所庸其智力。披遺書以三復兮，曰俟命而不惑。謂齊彭殤爲妄兮，問何事之真實。一死生爲誕兮，更何脩之親切。青春其不再兮，欲追尋而無覓。逝水其不舍兮，欲畱停而無術。憶往昔以來兮，對秋風而飲泣。嘆老以嗟衰兮，覓丹砂而駐色。徒計較之營營兮，腸九迴而百折。苦寤寐之逐逐兮，心冰寒而火熱。豈知大造之有定兮，曾何加於損益。是以智士惜時，仁人愛日。驗道體之離合兮，必須臾而敬惕。決吾心之存亡兮，功不違於終食。勿以去日爲多兮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；勿以來日爲少兮，賤千金而貴一刻。百年非久兮，供庸流之浪擲；寸晷非蹵兮，成竒行之激烈。或半生守正兮，忽末路之變節；或畢世浮沉兮，至暮年而改轍。謂五十其始衰兮，遽叟知非而進德。謂七十其稱老兮，尼山寡

過而學易。謂九十其既毫兮，衛武實筵而戒抑。謂啓手足其知免兮，曾氏彌留而易簣。一息之尚存兮，此志不容以懈。忽對衾影而不愧兮，待蓋棺而論畢。日汲汲其不遑兮，學孜孜其弗輟。惟憤樂之循環兮，已相忘於歲月。何思而何慮兮，何憂而何戚。苟朝聞而夕已兮，亦順存而寧歿。請以俟名軒兮，庶有資於時習。

〔據清嘉慶間刻天鑒堂一集卷上〕

以上陳建華點校

張廷玉

張廷玉〔一六七二—一七五五〕，字衡臣，號研齋，桐城〔今屬安徽〕人。康熙三十九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館授檢討，直南書房，以憂歸。服闋，遷洗馬，歷庶子、侍講學士、內閣學士。五十九年授刑部侍郎。雍正元年，復命直南書房，加太子太保。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調戶部，命署大學士。四年授文淵閣大學士，仍兼戶部尚書、翰林院掌院學士。五年進文華殿大學士，六年進保和殿大學士，兼吏部尚書。七年加少保。八年設軍機處，與允祥、蔣廷錫領其事。嗣改稱辦理軍機處，廷玉定規制。乾隆元年，明史成，表進，命仍兼管翰林院事。四年加太保。十

三年以老病乞休，不許。十四年乃許致仕。二十年三月卒，配享大廟，謚文和。昔有傳經堂集、澄懷園文存十五卷。清史稿有傳，參見碑傳集卷二二。

建福宮賦

惟皇建極，福被蒼生。續璇圖而克紹，際寰海之永清。旰食宵衣，勒箴銘於戶牖；誠民阜物，安耕鑿於編氓。值萬幾之稍暇，偶延爽於方瀛。居正維虔，匪爲優游之地；建中時凜，彌殷敷錫之情。爰新秘殿，署以嘉名。夫其馨鼓無聞，經營早就。遵閭道以逶迤，度天街而延袤。藻井霞蒸，虛欄雲構。雕甍並峙，瞻鳥革而翬飛；繡拱交繁，咏竹苞兮松茂。霏霏之夕霧侵簾，煜煜之朝暉承霽。志惟崇儉，何煩刻鏤之華；義在葆和，用息炎蒸之候。爾乃瓊牕對啟，玉城平鋪。長廊窈窕，曲檻繁紆。抗杏梁與桂棟，交斜栴與層櫺。飛樓蔚而特起，脩架宛其相扶。瑞露凝墨香之沼，祥煙飄輦過之衢。紺殿初成，正叶斯干之頌；銀屏乍展，高張無逸之圖。而更洞壑玲瓏，岡巒起伏。被以芳蕙，樹之珍木。玉盃金帶，紅翻芍藥之闌；高節虛心，綠映篔簹之谷。風亭水榭，知宜雨兮宜晴；溫室涼軒，驗時寒兮時燠。吾皇於是念堂構，凜淵冰。嚴明旦，慎寢興。

敕幾康於宥密，厘夙夜之祗承。博覽圖書，階度惜陰之日；親裁機務，窻明待旦之燈。不出戶庭而心周區夏，時披章奏而念注凝丞。延春閣開，願普春和於四序；惠風亭啟，期邀惠澤於三登。惟靜故虛，莫測淵衷之浩浩；雖休勿逸，共欽睿慮之兢兢。要棲神於道德，用介福於升恆。若乃天朗氣清，風和日美。承色笑於慈寧，奉金輿而至止。循碧楯以徘徊，度赤墀而迤邐。攬嘉卉於芝田，玩游鯈於蘭沚。玉簡進長生之祝，誕受鴻禧；瓊漿斟益壽之盃，彌隆燕喜。乃知一人受祉，六合懷仁。仰樞垣之幹運，統品彙而陶鈞。協氣旁敷，致時和而歲稔；休風遠播，臻俗茂而民淳。知起化之有自，識命名之所因。銀榜輝煌，恍若星辰之麗；璇題璀璨，依然疇範之陳。永固丕基，卜凝庥於萬世；長徵瑞應，欣錫福於群倫。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：翼翼宸居，萬方是則。王道平平，無反無側。欽福皇躬，敷於四國。衆星共辰，群黎徧德。葑屋茅簷，咸安作息。億萬斯年，會極歸極。

〔據澄懷園文存卷一〕

葉幼明點校

李紱

李紱（一六七三—一七五〇），字巨來，臨川（今屬江西）人。康熙四十八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編修，累遷侍講學士。五十九年擢內閣學士，尋遷左副都御史，仍兼學士。六十年充會試副考官，以處事不當奪官，發永定。雍正初復官，授吏部侍郎，赴山東催漕，旋授兵部右侍郎，歷廣西巡撫。乾隆元年授戶部侍郎，六年補光祿寺卿，遷內閣學士，八年以病致仕。乾隆十五年卒於家。今有穆堂集傳世。清史稿有傳，參見碑傳集卷二四全祖望著李公紱神道碑銘。

徐編修奉使琉球過家賦

有序

國家威德隆盛，周乎四際。海隅日出，罔不率俾奉正朔。執玉帛來王者無算。航海之國，則琉球尤恭順，朝貢以時，歲事來辟，遇元旦長至及聖壽節，設龍亭，率其陪臣行慶祝禮，與內地亡異。繼世即位，必請命於朝，受冊寶，乃敢稱嗣王，長其國人。蓋其國自有明入貢，遣陪臣子弟入辟雍學，歸教其國中，故習知禮法，小心而畏義若此。然吾聞琉球立國，三代以還，未與中夏通。隋刳以兵威不屈，元招以文告不從，固亦未易馴伏。乃自我朝定鼎，即來請冊命，更敕寶通貢獻，七十年於茲，不懈益虔，自非

國家深仁厚澤，汪濊洋溢，所以內隤外覃者，足以淪浹其肌髓，而皇上聰明睿知，繼天立極，實有以被四表格上下，亦安見首出而萬國寧，聖作而萬物覩，使遐荒絕域敬信慕悅，莫不尊親如是。昔太和在成都宇宙間，越裳氏來朝，謂天無烈風淫雨，海不揚波者三年，知中國有聖人，故重譯來貢。此感彼應，豈誣也哉？今歲琉璃世子以嗣位來請命，故事用翰林官或給事省郎一人，貳以中書行人充正副使以往。天子念琉球世篤忠貞，益重其典，出由中之詔，

正副使並用翰林官。於是編修徐君偕檢討海君，並賜一品冠服，八驕導擁，承命往將厥事。徐君以上南巡時拔置內廷，旋以第一甲第三人賜進士及第，列在史館，試必魁其僚友。今復銜命使海外，雄才博學，修髯偉貌，中於專對之選。又徐君自通籍爲九重所眷，服官十餘年，不得一請急歸。太夫人今歲躋七十，適奉使驛路，直過里門，將登堂爲太夫人稱兕觥上壽。於是公卿以下咸踴躍歎羨，謂朝廷用得其人，而徐君又克遂其省覲之私。有皇華之榮，無將毋之怨。蓋古來使臣，萬乃有一之遭逢。競作爲詩歌古今體文詞，以贈其行。或獨疑徐君奉使命，乃先過其家，若如君言不宿之義有間，而未知使者有釋幣於禰之文也。余於徐君同官，又相好，頗習知經義，既爲詩十二韻以贈，又感或人之論，不能以無言。因念古之送行者必歌詩，王

式所稱驪駒是已。唐時若渭城朝雨有三疊之節，亦無不歌。若今人則賦詩焉爾，未有歌者。劉中疊云：賦者明不歌而頌，今世既不歌，則贈行宜莫如賦。用敢騁詞抽思，竭其固陋，敷陳國家得賢之盛，併以明徐君舉動中禮，所以得兼備其忠孝者，以附於不歌之義。遂爲辭曰：

客有叩於李子曰：冊使，嚴程也。琉球，殊方也。九重之命，至崇也。徐君，士大夫之良也。奉冊寶以往，銜天語，灑天澤，呵殿冠寮，章服擬上公。此邦家之光，非閭里之榮也。子亦知徐君之所以行乎？謹對曰：知之而未察也。客亦有說乎？幸無祕焉，庶有以相發也。客乃有汰其體，載旣載衡，軒然而起曰：蒙聞唐虞之治以柔遠爲重，國士之任以奉使爲先。使命之選以遐方爲慎，方域之阻以望洋爲艱。是故魯叟論誦詩以使四方，規風雅之效；漢帝求賢材以使絕域，與將師齊觀。蓋其難也。國家承天景命，包大地以立宅，羅九有以爲藩。東逾朝鮮，西貫吐蕃。北窮朔漠，南極荷蘭。莫不重數譯以獻見，願內屬而欸關。幅員之廣，實前古所未嘗聞，王會之盛，超元而軼唐，包漢而越秦。洪荒所不及闢，三五所未嘗賓。稽顙接踵，願爲帝臣。故蕃服之禮益重其文，冊封之使益慎其人。徐君以命世之材質，貫天人之學藝。試三場，魁多士。垂紳乎禁近，橐筆乎嚴邃，蔚乎青瑣，挺乎丹地，超羣而軼

倫，出類而拔萃。宜乎簡在帝心，孚於天意。不謀於臣工，獨委以使事也。且夫琉球之爲國，始聞於隋代。遠踰島嶼，阻絕溟渤。東南晴望，渺若煙靄。土多山洞，地匿海外。厥姓歡斯，或名邪久，可老羊以爲主，多拔茶以爲配。邇開國之茫然，蓋莫詳其年輩。至其波羅檀洞，壘柵三重。引水以環其外，編棘而處其中。樹有鬬鏤之奇，帥有鳥了之雄。垂螺爲佩，懸珠爲容。長鼻深目，怒而相攻。月虧而乃識節改，草枯而乃知歲窮。地氣雖近乎嶺嶠，物產或同於江東。然於中土固迥乎其不相蒙矣。

夫五方之民，言語不通，嗜欲不同，達其志，通其欲，必心謀而目營，不獨寄鞞所掌，象譯所稱也。是故禮從宜，使從俗，事或貳而莫兼，心主一而無適。其在於詩曰駢駢征夫，每懷靡及。蓋王事爲亟，而他意莫敢屬也。今徐君膺獨眷之主知，將至重之王命。使險遠之絕國，馳官驛之嚴程。宜乎朝而拜命，夕而飲冰。載驅載驟，莫敢或寧。過里門而不入，指海濱而揚舲。庶言傳號渙，萬里奔走，震一人之聲靈也。乃徐君方且治綵衣，具冠披，從容戒行，言旋其里，起居高堂，來歸燕喜。載念母氏之劬，適攬初度之揆。將雍容而拜慶，抑逡巡而酌醴。析忠道以作孝，因臣職而克子。由國以及家，舉一而收二。遇誠奇矣，情亦摯矣。然於奉使之法，或非例乎？記有之，凡爲人君使

之禮，已受命，君言不宿於家，言公與私不能以或逾也。當其捧冊以辭闕，建旌以出都。服絺繡以麟飾，冠有曜於明珠。蛟龍奮於旗，鳥隼揚於旗。三事是式，八座以趨。士闔戟以夾乘，吏弩矢以前驅。發金臺，踰淖沱，掠青兗，經淮徐。倚棹乎蕪城，弭蓋乎姑蘇。渡來鳳之峻橋，乘駟馬之高車。溪猶前渚，宅在故區。某水某丘，孰佃孰漁。自我不見，十年之餘。慨然而嘆，觀者相呼。婦女窺覘乎牆頭，童孺鼓舞於路衢。施施于于，睢睢盱盱。千態萬狀，若震若疑。比相如之諭蜀，擬翁子之守吳。固前光而後輝，亦跡同而事殊。於是瞻衡宇，下里閭，載清觴，臨前除。華輓晨張，錦衣晝婁。太夫人有睟其容，顧而色愉。一爵而灑如，三爵而油油如。稱壽千百，其樂只且。蒙亦豔焉，顧獨謂如使禮微有疏也。

余蹙然左顧，憮然爲問，徐進而陳詞曰：客所謂末學膚受，賄繆重性，知其一說，而不知又有一說。局於章句，而未能貫串乎經義。辨曲禮之一節，而莫識儀禮之定制者也。儀禮之式，君卿圖事，使者辭而不獲，則率眾介朝服而夕管人，布幕陳書與幣。幣含於朝，受書蒞事。厥明朝服，釋幣于禰。祀事有嚴，禮儀孔大。乃命有司，肆筵設几。先行以祝，主人在右。再拜祝告，又拜乃釋。厥幣維何，元三纁二。其長維制，丈有八尺。釋諸几下，出戶而

俟。祝在牖西，又入取幣。卷幣以實于筭，埋諸西階之次。既乃釋幣於行，受命而去。上介釋幣，如賓之制。古時王朝公卿大夫仕不踰國，食采王都，家廟與宅，同一里居。朝受命而陛辭，夕謁祠而抵家。其在諸侯，入爲卿士，亦有湯沐之邑，用爲退息之廬。爰立宗廟，名邑以都。或祖或禰，告莫不踰。烏有所謂過門不入，不告禰而疾驅者乎？帝王代更，不相襲禮。官人以祿，罕復授地。或千里而事君，曠宗廟而莫祀。一旦持節符，奉簡書，望故鄉今僻左，訊驛傳兮阻紆。祖禰不及告，宗祊不得趨。典以曠而莫舉，禮以廢而日疏。宜客之少見多怪，以過家爲禮之所無也。今徐君忠誠所通，孝思所格。屬有浮海之命，往省過江之宅。舉告禰之文，修釋幣之則。太夫人之壽適相直焉，則天所以慰良臣而綏孝子，用今法而合古式，情之所必致，亦禮之所必飭也。人欲行禮而覆用爲疑，客之所見，毋乃僂乎？今客亦知釋幣之禮何爲而設也耶？人子之事親也，出必告，反必面，所遊必有常，所習必有業，此人子之疏節也。若夫委贄從王，國爾忘家，則夙夜在公，定省不能以無闕也。春雨秋霜，臺臺不能以躬達也。於是乎有休沐之期，於是乎有不從政之別。至於奉使出疆，驅車越國。踰歷山川，淹弭時月。悵昔往於楊柳，怨我來於雨雪。將父將母，念之心怛。陟屺陟岵，望焉情熱。於是有告祖告

禰之文，釋幣釋奠之節。蓋王者以孝治天下，通人臣之窮而體其卹也。矧夫釋幣之禮，盥洗具焉。齊以齊其心，明以潔其身。拜以將其虔，幣以表其純。筭以明其藉，埋以志其眞。凡以告精白於神也。使者載天朝之聲靈，歷都邑之繇富。張雲旂，揚旌榼，倏伸倩洌，魚麗麟萃。所至聚觀，爭先快觀。僑胥之徒，獻綺投紵。雷動而天隨，風發而泉注。至於琉球，海物惟具。雖錫無元龜，珍眇白雉。亦有瑋麗之觀，珍奇之器。銀罍金碗，黃白陸離，障面屈郛，璀璨藻繪。馥烈乎椒苻，豔明乎茜翠。函冑堅緻，劍稍鈐利。螺盤髹黍，鬚煙番紙。咸足以侈遠方，矜僂異。匪直木有楓栝樟松，梗枏析梓，穀有稻粱床黍，菽荅麻累而已。然而聖世不貴異物，明王不殖貨利。彼夫栴檀瑪瑙，南金象齒。我皇上已於御極之初，念非土物，裁省貢例。徐君仰承上意，亮跡貞軌。廉處計先，敬惟德聚。學本乎詩禮，德原於積累。軒然而威鳳翔，矯然而清鶴峙。輕財重禮，遠人以厲。比楊盤之却遺金，羅復仁之辭吉貝，早於告禰時洗心而自勵矣。且客知昔之琉球，未晰乎今之琉球也。昔無文字，今備書契矣。昔無律歷，今審節氣矣。昔矜鬪爭，今習禮義矣。昔聚斲醜，今崇殿陛矣。昔承戈鋌而負固，今入承均而講肄矣。客所講張，皆通典之逸聞，星槎之野紀，陳侃所請，乞下史館正其繆整者也。有禮之

邦，宜以禮蒞。徐君敬於承命，必嚴於將事，不簡於家廟，必不疎於遠裔。忠信以爲楫，禮義以爲柁。開梅花之洋，摩雞籠之嶼。颶風息，祥飈起，湧濛濛，零澣洗。扶光逸駭，稍雲靉靄。天吳歌舞，海若欣喜。穹龜負舟，巨鼇作砥。水鴻溶而不波，島隱嶙而獻翠。於是駢天使之館，載色而載笑；過迎恩之亭，載驂而載駟。歷歡會之霞聳，度瑞泉之雪沸。仙仗施警，龍旂夾位。宣朝廷之德意，正中山之令緒。哀以卹其先，榮以芘其嗣。其於義也，肅然而不可踰；其於貨也，皜然而不可滓。將使遠方之人，知天子之久道化成，而使者之猷守兼備也，又可於告禰時燭照而數計矣。且吾聞告禰之禮，往則釋幣，反則釋奠。釋奠之禮詳，釋幣之禮簡。徐君藏事而歸，成禮而返。又將徑長洲，截茂苑，訪吾廬，適前館。啟彷彿，酌觥獻醴，釃酒有藟，籩豆有踐。告成事於先人，明所生之無忝。展覲北堂，版輿親輓。洋醪載觴，海鮮惟饌。再拜上壽，純嘏遐算。太夫人亦且喜布颶無恙，御一觴而色蹙。斯時也，禮耶非耶？客又將奮其小辨，蚩爲偃蹇也。

言未既，客卽席而起，負牆而退，遷延而辭避，曰：蒙乃今而知禮有是也。徐君之習於禮，誠無歉於使也。朝廷之任使，誠得士也，能以禮使，以孝治也。徐君之過里也孝，其事也潔，其志也振久廢之典，能以禮示，蓋一舉

而數善備也。蒙雖失詞，其受子諄誨固靡旣矣。

耜田賦有序

雍正二年春二月乙亥，皇帝祀先農之神，躬耕於耜田。三推禮成，升觀耕之臺。乃命裕親王、莊親王、怡親王行五推禮，吏部尚書臣隆科多、戶部尚書臣張廷玉、禮部侍郎臣三泰、兵部侍郎臣李紱、刑部尚書臣勵廷儀、工部尚書臣孫渣齊、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殷泰、通政使臣圖蘭、大理寺少卿臣唐執玉行九推禮。天氣融怡，風日清美，禮文旣備，神人以諧。欽惟皇帝陛下，德原大孝，道契思文。以享帝享親，則致粢盛之豐潔；以勸耕勸斂，則知稼穡之艱難。蓋合千八百國之歡心，以舉五十餘年之曠典。而臣紱猥以庸末，遭遇茲盛，獲參卿貳，列在從耕，誠百生所莫逢，祝萬壽而無極者也。敢昉歛豳鼓簫之遺，敬進躬耕耜田之賦。賦曰：

鴻濛旣啟，高下旣辨。崑崙之東，實維赤縣。曠題封今萬里，亘山川而曼衍。俯俛地力，仰耀天明。太和之所含育，二氣之所苞榮。萬彙其鍾，庶草蕃生。蓋率土之濱，咸得選而耕也。乃其扶輿清淑，磅礴而鬱積。奔騰奮發，羣趨而北。西龍蟠乎太行，東虎踞乎碣石。實名天府，帝

都是宅。佳氣溢，草木蕃，秀植散乎廣野，危柯蔭乎高原。麥兩岐而黃卷，芝三秀以翠穿。林林壬壬，芬芬芸芸。其中有千畝之田焉，右毗農壇，左倚天宗。宮殿峩峩，亭榭玲瓏。循軌涂而虬矯，聳觚稜以鶴翀。金城碧苑，朱櫺紫窗。勢俏陰而偃陽，別近圻與遠同。紺轅軒輕，青耜衡從，充切乎其中。濬剛導洫，遐阡邇陌。疆里畛畛，黃分綠畫。閑泄相宣，溝塍相格。高者宜黍，平者可麥。旆旆然，穰穰然，紛嘉種其誕降，杳莫從而相測。其外則林木周遭，綠光萬尋。蔽虧日月，吞納高深。瞻紫禁之突兀，連翠微于遙岑。鳴鳥關關以出谷，豐草委宛以入林。蓋上下鳥獸草木，咸若乎帝心，信天田之獨奇，匪異畛所得而兼也。惟時協風至，靈雨零，雁北鄉，魚負冰。蟄蟲始振，出句達萌。春和萬里，東作方興。朝陽暖以輕紅，平疇邈其微青。皇帝乃命太史順時，農正陳禮。司空除壇，掌舍施桎。爰乘天和，敬修歲事。取種桂于宮中，策甸師以于耜。衍參涂，營青壇，圍火樹，飭金根，啟銅龍其下漏，警雞人于神鸞。羣公肅其蒼珮，屬車振其游環。敕旄頭使前驅，先金吾俾之禁好。已而東方既發，彩雲卿喬。宮車轟雷，畫旂翻日。丹墀披，闔闔，凜威儀其風靜，咸總干而山立。皇帝乃駕蒼龍，驅驊騮，招搖在上，朱鳥前浮。青黻默其莫窮，碧交映而欲流。振五色之流離，爰循阪而登丘。

黃鍾震，鼗鼓伐，簫管舉，鳴球曼，嗶嗶嗶嗶，眾音競發。洞庭之張忽驚，鈞天之奏交迭。躬釋奠于先農，委分獻于龍稷。祀典既舉，農耨酣熙。乃釋冕服，乃御衮衣。望青陽之所舍，啟金鋪于鳳扉。黃犢駕，龍轡披，司農奉鞭，京兆陳箕，儼秩宗兮雙引，麾羽林以分馳。於是撫浮靄于青壇，發沈腴于紺耦。先公卿兮三推，舉玉趾兮千畝。羣臣以次而薦事，駿踴躍而奔走。農夫驩其克敏，旋葱蔥而麾肘。露凝郊而繽紛，煙破畦而繚繞。潛穎承其寒彩，芳樹絢其初皎。鼓太和于春餘，指遺澤于秋杪。儼芝駕而暨迴，臨蓬宮而金奏。羣臣酌湏而承勞，農夫荷鋤而獻壽。

肆禮行其既辨，乃侑樽而陳言。夫六府穀以爲本，八政食以爲先。國之大典在祀，而粢盛重于牲牷。苟弗躬而弗親，烏授几而設籩。諸侯未必其知養，兆姓將何以爲天。今我皇上嚴恭寅畏，其慎其難。卜吉亥而不逾，順三時而莫誓。身勞天下，躬率之先。以祀則孝，以教則勤。致力於神，而克成乎民。臣見上下咸宜，受福孔殷。休徵洊臻，而享有道于萬年也。爰拜手稽手颺言而重之以頌，曰：黍稷非馨，明德維馨。神無嘗享，享于克成。稼穡匪懈，祀事孔明。亦有神倉，如坻如京。粢盛既潔，和羹既平。胥我清酤，賚我思成。神降之福，歲維三登。萬民時若，各服爾耕。億萬斯年，爲天下正。

南郊瑞雪賦 有序

雍正四年，冬至既屆，皇帝將有事於南郊。先期旬有二日，駕幸湯泉，沐浴澡祓，然後迴蹕齋宮。至期，親詣天壇，行郊祀禮。典盛事崇，百爾臣工，恪恭震動。臣職守畿甸，不得與駿奔之列。然是日當望闕行慶賀，長至禮問。夜五更，起趨公所。上天同雲，雪花繽紛。文武官吏，拜舞雪中。衢巷歡呼，嘆爲嘉瑞。是日雪竟夕不止，越日轉盛，又越日始晴霽。城郭山川，若金玉輝映，原田皚皚，積皆踰尺。詢之農夫耆老，咸謂十數年來，瑞雪之盛，未有若斯之極者也。臣按史記，稱凡候歲美惡，謹候歲始。歲始者，冬至也。春秋感精符云：冬至，陰雲祁寒，有雲迎日，來歲大美。舊唐書載姚璩引汜勝之書，謂雪爲五穀之精。朝野僉載云：要宜麥，見三白。蓋以冬雪占豐穰，從古迄今未之有易。宋大明五年，雪，武帝謂朕心存萬民，年登歲稔，卽爲上瑞，雖獲麟鳳，亦何用焉。其言洵美。顧偶逢其會，非勤民敬天之效，未足垂休史冊。欽惟我皇上法祖敬天，齋拔于旬日之前，恪恭于將事之際。精誠上格，冲漠交孚。故盈尺之祥，應期而至。天人感應，信於四時，實史冊未有之盛事。臣雖文詞不工，疇昔備員記注，

敬爲小賦，用紀上瑞，俾史館得采擇焉。賦曰：

繫嘉運之崇隆兮，印昭假于天心。實維聖德之懋誠兮，交溟滓而彰盼歆。豐穰爲國之正祥兮，陋旅賁與淮琛。歲三登乃稱泰平兮，彼台階之正，猶元象之難忱。歲柔兆之敦牂兮，值辜月之上澣。日南至而裊裊兮，儵晦曖而晚晚。恍希聲於黃桴土鼓兮，泊至味於泛齊盎醲。葭管灰飛于黃鍾之宮兮，陽氣達泉而猶淺。忽芸生而荔挺兮，占大德之生于子半。茲泰壇之盛禮兮，良辰無庸乎更撰。周正日至，可以有事於上帝兮，徵前聞於孟獻。歷千載而難且慎兮，或踐祚而一見。羌欽若之多懈兮，惟宋仁爲稱善。舉燔柴，凡十有二兮，率歷三祀以爲典。孰若我朝之敬天兮，歲必舉夫殷薦。昔聖祖之格于皇天兮，雖祈穀猶親覲。矧報天而主日兮，三后之在天。達明禋之精意兮，豈星言之或憚。於我皇之嗣統兮，實繼志而述事。咸率履而不越兮，尤祀典之嚴備。謂天人之感應兮，信若四時之禪代。歲必躬而必親兮，蓋千古所未逮。審長日之將至兮，兆南郊以就陽。先宿駕於溫泉兮，競日新於湯。既受命於祖廟兮，旋作卜於禰宮。獻命於庫門之內兮，戒百官以典常。旋申太廟之命兮，庶百姓之昭明。夙祀掃以清路兮，鄉爲田燭之煌煌。乘玉輅以戾茲兮，懸日月之象於龍章。張疏布之冪與禪杓兮，藕浦樾與藁結。掃地而陳陶匏兮，伊太始之尚質。犧